

床多配伍行气消胀之药,如枳、朴、陈皮之类。但有一种腹胀,发于午后或夜间,自胀自消,与饮食无关,日日如是。若用行气消滞之剂,不但无效,反而肛门坠胀,腹胀益盛。反之,根据“塞因塞用”的原理,应用附子理中丸温之补之,往往不过数日,腹胀即消于无形。例如:吴某,男,50岁。反复出现腹胀一年,检查并无特殊发现。此次发作已半月余。每日午后及半夜,脐腹部胀满不适,移时自消,与饮食无关。苔薄白,脉沉缓。嘱服附子理中丸10丸,腹胀大减,续服10丸,霍然而愈。应用此法,尚治愈同类腹胀多例。

复发性口疮及腹胀都有多种病因、病机,用附子理中丸治之有效者,表面上看是“热”象、“塞”象,然究其本质,终归是脾肾虚寒所致。附子理中丸是温阳散寒、健脾补虚的良药,故能获取良效。

江西大学医务所 朱日升

营气的含义

对营气的涵义,现代出版的工具书、教科书多释为营养义,然而古今字书营字却无此义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营,市居也。从宫,茆省声。”段玉裁注:“市居谓围绕而居。如市营曰闾、军垒曰营皆是也。”闾通环、垣,为环绕市区的墙。《经籍纂诂》解营有周行、布居、绕的意思。据《公羊传·庄二十五》营字陆释、《说文通训定声》紫字通训营同紫,围绕也。营又同嬰,《说文》:“嬰,绕也”,朱训:“假借为营”。由上知,营为周行、环绕的意思。

再看《内经》是否此义。《灵枢·本脏》:“经脉者。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……血和则经脉流行,营覆阴阳”。此营阴阳与行血气对举,无疑营也是动词,营覆和流行对举,流行是两同义词合并的复音词,故营覆亦同义。《说文解字注》宙字注:“覆者,返也,与復同,往来也。……自此至彼而复还,此如循环然。”故知营在此亦是循环往返义。《灵枢·营卫生会》:“营在脉中,卫在脉外,营周不休,五十而复大会。阴阳相贯,如环无端”。“营周”也是两同义词合并的复音词。周,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解有环绕、循环之义,如周期、周而复始,故知营也有此义。《灵枢·脉度》:“气之不得无行也,如水之流,如日月之行不休,故阴脉荣其脏,阳脉荣其腑,如环之无端,莫知其纪,终而复始。”(荣,借营。纪,头绪)《灵枢·营气》:“营气行于经隧,常营无已,终而复始”。“终而复始”即“常营无已”的同义补语。《灵枢·根结》:“一日一夜五十营”,《类经》五卷第四注:“营,运也。”《素问·痹论》:“荣

者“循脉上下,贯五脏络六腑也。”“贯”、“络”亦营的同义词,贯为穿环,络为环绕之义。无论血脉还是经脉,都是如环无端、终而复始的环形结构,故“循脉上下”即循脉运行。综上所述,营是围绕中心循环运行之义,营气是循脉无所不至的循环运行的精气。

营字本义今已罕用,将营气释为营养义恐是因古今词义转移而望文生义,以今释古之误。愚见当否,请同道指正。

高伯正

疗脏躁之方移用于小儿盗汗

盗汗是一些疾病所表现出的一种症状,多为阴血虚亏所致,不论成年或儿童均可发生,但小儿较成年人为多见,特别是在夏秋七、八、九三个月之中小儿盗汗发病机会更多。究其原因,小儿为稚阴稚阳之体,形气未充,脏腑功能不健,一旦感受暑邪,容易耗伤元气。或受暑感寒,引起高烧,高热退后,而气液受耗,不论日间或夜晚睡后均可出现盗汗。小儿脾胃素弱,若过饥过饱,冷热不匀,日久脾胃受伤,运化无权,化源匮乏,则心失所养。心主血脉,汗为心液,在临床上遇此病孩,多数形体消瘦,面色青黄不泽,可见食少,心烦,口干,渴思冷饮,夜卧露睛盗汗等症状。余在一九八〇年夏秋七、八、九三月遇此小儿盗汗病人颇多,通过临床实践,轻的二至三剂即告汗止,体弱汗多的四至六剂药后汗敛,诸恙亦随之而愈。治疗方法,主要是调摄小儿机体,以甘麦大枣汤养心益脾为主。如暑伤元气,心烦口渴,舌红少津,脉细数,加太子参、麦冬、五味子、花粉、石斛、玉竹;若脾胃虚弱,食少神疲、面黄不泽,大便稀溏,舌淡红、苔薄,脉细,加党参、白术、茯苓、山药、扁豆、荷叶、桔梗、莲子、砂仁等;食积乳食不香,大便臭秽,加焦山楂、焦神曲、炒谷芽、炒麦芽、鸡矢藤等;胃阴不足,口干,渴思冷饮,食少,舌红、苔薄黄,脉细数,加石斛、玉竹、沙参、麦冬、乌梅、生谷芽等,方中乌梅合大枣为乌梅百枣丸,有酸甘化阴作用;血虚面色苍白,加黄芪、当归;鱿动齟齿,加乌梅、胡黄连、香榧子等;阴虚营热,下午低烧,加青蒿、白薇、桑叶、丹皮、地骨皮。

甘麦大枣汤为治脏躁之良方,余用以治疗小儿盗汗。方中小麦养心益气,炙甘草温中补虚,大枣补脾和营,甘温平和,补而不滞,温而不燥,三味合用,能获得益气养心补血,健脾敛汗的较好疗效。此外,治疗小儿盗汗,在炎暑当令季节,余是不主张用麻黄根、煅龙骨、煅牡蛎三味药物。因麻黄根虽能止盗汗,

若根中去苗未尽,易引起发汗之误。煅龙骨、煅牡蛎是收涩药物,用之不当,便有闭门留寇之患。

重庆市中医研究所 周百川

祝由辨析

“祝由”与巫术、禁咒、祝由科等一样,在很长的时间里,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封建迷信的东西而予绝对的否定。但事实上,“祝由”与后三者,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,不可混淆。

“祝”古有二义:其一为古代的一种官职;其二为巫的一种重要活动方式。巫术的范围是很广的,其中也包括给人治病,而治病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“祝”。它是向鬼神祷告,再转而将鬼神的旨意转达给人,遵照鬼神旨意以达到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,生产力水平的提高,巫术和科学分开了。这种分立是在医学上是以前《内经》的出现为标志的。在《内经》中对“祝”给以新的解释并赋予了崭新的内容。

《灵枢·贼风篇》说:“黄帝曰:今夫子之所言者,皆病人之所自知也。其毋所遇邪气,又毋怵惕之所志,卒然而病者,其故何也?唯有因鬼神之事乎?岐伯曰:此亦邪留而未发,因而志有所恶,及有所慕,血气内乱,两气相搏,其所以来者微,视之不见,听而不闻,故似鬼神。……固知百病之胜,先知其病之所以生者,可祝而已也。”《内经》明确指出,祝其所治之病,其病因似鬼神实非鬼神,是邪留未发,兼之志有所恶,有所慕,其病机是血气内乱,两气相搏,知百病之胜,知其之所以生,因而“可祝而已”。祝者告也,正如《灵枢·师传篇》所云“告之以其败,语之以其善,导之以其便,开之以其苦”,其目的是使“邪不伤正,精神复强而内守也”(《素问·移精变气论》王冰注)。

由此可知,“祝由”就是王冰所说的“祝说病由”,也就是医者通过对病人“祝说病由”以达到治疗心理情志因素引起疾病的一种方法,可以说它是古代一种朴素的心理疗法。古代很多医家,如朱丹溪、张子和、张介宾、吴鞠通等,在治疗情志病中,继承发扬了《内经》的“祝由”疗法,并在实践中给以发展。

《内经》所说的“祝由”,同“有疾病者,对天祝告其由,故名曰祝由科”(宋淳熙著《秘藏医书祝由十三科·序言》)中所说的“祝由”,名同实异,完全是两个概念。其中吴鞠通在其《医医病书》中对“祝由”作了专门的论述:“按‘祝由’二字,出自《素问》。祝,告也,由,病之所以出也,近时以巫家为‘祝由科’,并列于

十三科之中。《内经》谓‘信巫不信医不治’,巫岂可列之医科中哉!吾谓凡治内伤者,必先祝由,详告以病之所由来,使病人知之,而不敢再犯。又必细体变风变雅,曲察劳人思妇之隐情,婉言以开导之,庄严以振惊之,危言以悚惧之,必使之心悦情服,而后可奏效如神,余一生得力于此。”综上所述,可见《内经》中的“祝由”与巫术、咒禁、祝由科等,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,不可混淆,更不可一概否定。

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 倪健伟 钟雷

姚僧坦和姚僧垣质疑

《隋志·北周书》中姚僧垣有传。据谢观编《中国医学大辞典》姚僧垣条载:“字法卫,梁·武康人……生平治效甚多,著有集验方十二卷,行记三卷。《北周书》有传。”(见该书1772页)据此中医古籍中之《集验方》和《姚方》应作《姚僧垣集验方》。但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卷一作《姚僧坦集验方》,在正文中,姚僧垣又与姚僧坦互见。姚僧坦与姚僧垣,谅在时珍时已讹。近年来,书刊中不乏沿作《姚僧坦集验方》者,如贾得道著《中国医学史略》(山西人民出版社,1979),《中药大辞典》所引多处,亦均作《姚僧坦集验方》。姚僧坦乎,姚僧垣乎,似有一正之必要。

江苏省启东县吕四镇 孙启明

谈补益与通下之得失

人们欢迎进补,“闻补则喜”。所谓补者,补阴阳、营卫、气血、精津之虚损,脏腑机能之减衰,补偏救弊,但“苟犯其忌,参术不异砒磺,用得宜,确黄可称补剂”。故不可含病惜之虚实寒热于不顾,徒执补剂以迎合,从而酿成药物浪费,尤且贻误病机,害莫大焉!补剂非温热即滋腻,病情需要则用当,无疾滥施,易生火、助湿、滋痰、蕴毒,诱生他变。若更加“膏粱厚味”,醇酒浓茶,恣用无度,恙根夙潜,一旦外邪相引,七情有伤,必致疾发猝然。

与补益相反,人们多“闻攻下则忧”。通下实具深意,临床多验,余素苦便秘,大肠积热蕴毒相因,突发化脓性阑尾炎,几致溃破,手术愈后,便秘复加,因常隔3~5日服木香槟榔丸9~12克,大便缓下2~3次,则腹畅食舒。前人有云“若要长生,肠中常清,若要不死,肠中无屎”,近人有谓“肠以畅为补”,皆经验之论。通下与补益殊途,孰得孰失,宜三思之。

北京西城中医医院 曲博泉